

他改变了无数人的文学基因

—写在徐迟先生诞辰100周年之际

□何建明



作家徐迟

今年10月15日，是中国新时期报告文学的奠基者和开拓者徐迟先生的百岁诞辰。作为报告文学作家，我们无不以感恩之心怀念徐迟先生。

毫无疑问，徐迟先生发表于1978年1月的《哥德巴赫猜想》是他一生最重要和最闪耀的作品。曾记得，当年《哥德巴赫猜想》给因“文革”而沉闷和压抑了10余年的中国所带来的那股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的“科学春天”之风是何等的强劲！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后来以昂首阔步的豪迈姿态走向四个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征程并取得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是一首无法叫人忘却和永远不可抹杀的激情战斗曲，它通过奔放浩荡、感情丰沛、入情人理的艺术感染力，让多少年来那些躬着腰为共和国拉车、却得不到起码尊重的知识分子重新扬眉吐气；让人类用自己独有的聪明与辛勤劳动锤打出的知识，从臭气熏天的垃圾堆的最底层，重新抬到了神圣的殿堂；让整天撕着课本打架的学生重新回到了安静的教室，让牢监农场里的工程师、科学家重新回到了实验室和科学院；让千千万万“臭老九”们再度感觉自己有了生的希望和活的价值。一个文明古国的伟大历史从此也就揭开了全新的时代画卷，而这个时代画卷所呈现给世界的是中国式的波澜壮阔、风起云涌。于是，一个文学家所塑造的名叫陈景润的“哥德巴赫猜想者”，向我们扑面而来，成为民族的榜样和知识分子的代表。文学的力量何等之大！大到了我们整个社会在一天之内以惊天动地、惊涛骇浪、惊心动魄之势，完成了对科学、对知识、对知识分子评价的彻底颠覆。这就是《哥德巴赫猜想》——一部报告文学作品在30多年前所带给我们中国的伟大贡献，这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以特别感恩之心感谢和纪念徐迟先生的原因所在。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取得的成就，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对我们每个人、每个家庭、每个单位、每个行业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命运变化，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对世界和整个人类发展所作出的推动与影响，与一部由中国人写的《哥德巴赫猜想》的报告文学作品和一个叫徐迟的作家没有

有一点关系？回答是肯定的，同样是一名报告文学作家的我，由衷感到无限的荣耀和文学的崇高尊严。

《哥德巴赫猜想》和徐迟先生对一名普通作家的影响同样是深远而巨大的，这种深远和巨大有时无法想象。大家都知道，人的基因是父母遗传给我们的，我们的生命基因无法改变，但徐迟先生和他的《哥德巴赫猜想》，则改变了无数人的人生基因和事业基因。我便是其中之一。许多人现在都称我“报告文学作家”，而我自己也从没有否定过这样的职业称谓。其实，大家并不知道，我最初的文学之路，是从诗歌和小说开始的，诗歌写作是因为朦胧的爱情而激发出来的；小说创作是因为上世纪70年代末，我与我的战友们经历了在南方中越边境上的那场自卫反击战争；如果不是因为纪念徐迟先生百年诞辰，我早已忘记了自己曾在20多岁时写过和出版了第一部名为《东方毒蛇》的长篇小说。我的最后两部中篇小说《第二道战壕》和《橄榄绿》，分别发表于1982年和1984年。然而之后的30余年里，我再没有写过小说，为什么？因为有一个人动员和鼓励我去了另外一件事，并且因为这件事，让我的人生基因彻底发生了变化！这就是徐迟先生和他的《哥德巴赫猜想》，他引领我走上了报告文学创作之路，这一写就是35年。在生命最重要、最宝贵的30多年里，我几乎没有停止过对报告文学的热爱；30多年里，我几乎没有停止过与报告文学结伴而行的悲喜之情；30多年里，我几乎不知道还有哪一种音乐、哪一个画面、哪一个人，能像报告文学一样吸引我、感动我，甚至是摧残和迷失我！

35年！因为您——尊敬的徐迟先生，为了继续您的以讴歌伟大时代为己任的报告文学事业，我从一个军队的年轻人小伙子，写到了两鬓斑白！因为您——尊敬的徐迟先生，为了学习您充满激情的《哥德巴赫猜想》，无数个夜晚，我会突然从梦中醒来，迅速趴到书桌上去完成又一次又一次的创作，完成对文本本身的攀登与实验；因为您——尊敬的徐迟先生，为了弘扬您的报告文学价值观，我跋涉了30余年，从湘西的古老村落开始，走向荒野的矿山、冰冷的雪地、酷热的沙漠，甚至是可怕和要命的十几公里纵深的煤井坑道。甚至跑到战火纷飞的非洲苏丹的达尔富尔、利比亚的黎波里海岸……想起那些岁月，我的眼前立即会重新被“5·12”大地震那地动山摇的景象所包围和迷漫；会立即浮现非典现场那一幕幕惊恐与悲惨的情形；会立即回到那个独自一人在深山老林里跟在一个失业的残疾农民身后，屁颠屁颠地跑了十几里路去听他讲述自己如何送儿子上学的故事，那一刻没有人把你当作家、更没有人把你当什么局长、部长，甚至连一口饭、一口水都不会有人给你。报告文学作家高尚的时候，比所有高尚者都要高尚，否则你无法抵达高尚者的灵魂深处；报告文学作家勤奋的时候，要比种地的农民勤奋百倍，否则你无法听到一个低微的社会弱者的心灵的真实呐喊；报告文学作家勇敢和伟大的时候，要比任何一个战士和水手都勇敢和伟大，否则你的任何努力都可能半途而废；报告文学作家，还必须具有特殊的忍耐力，意想不到的官司、恶意的讽刺打击，都可能毁灭和撕裂你的意志与信仰。为报告文学活着的人，是钢铁和柔情凝炼成的、是汗水和火焰交织而成的；荣耀与心酸，注定了我们的命运是如此起伏与反差；喜悦和痛苦，思考和张扬陪伴我们的一生。

作为一名报告文学作家，我们常常要这样责问自己：为什么非要干报告文学这个苦差事呢？为什么要坚持这个吃力不讨好的文体创作呢？当一个个“为什么”在自己心中滚动和涌出时，尊敬的徐迟先生便会出现在我们面前，他的《哥德巴赫猜想》，以及这个“猜想”之下作为一名时代歌手的伟大精神和思想品德，就是一种榜样、一面旗帜，令人产生新的更高层次的前进动力和方向感，这就是徐迟先生给予我个人成长和事业的基因改变后所获得的一点体会与感情波澜。

中国的今天，是一个伟大而精彩的、能让文学彰显五

彩缤纷的时代，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人民、我们的社会变革，给予了报告文学格外恩赐，几乎每一片土地、每一项事业、每一个变化中的人，都是报告文学创作的丰韵素材，我们没有理由放弃和自我贬低报告文学文本的价值。事实上，还没有哪一种文体在记录、表现和宣扬改革开放的中国的贡献上，可以同报告文学相比。这一点毫无疑问。尤其在今天，当一些明是正能量的人和事，却被“小道消息”和网络谣言丑化之后成了负面传闻的时候，报告文学的作用必然对消除和打击这样的歪风邪气起到其他文体形式所不能替代的作用。有人说，今天的报告文学面临死亡和边缘化；也有人说，它将被非虚构写作所代替。我在这里明确地告诉大家：在中国，在继续沿着社会主义特色的道路前行的当下和未来，报告文学不仅不可能边缘化和死亡，相反，它比任何一种文体更具生命力、更放射光芒，更有市场和读者，更被主流意识所认可。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在前几年进行的年度出版与阅读调查中，一次又一次地告诉我们：喜欢和热爱纪实类作品的读者，远远超过虚构类的读者；大家应当知道，中国的主流媒体如《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曾经在头版发表报告文学作品的只有两次，分别是上世纪50年代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和1978年的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但在今天，我们的《人民日报》，每年至少要发表20篇报告文学。尤其是《光明日报》，仅在十八大以来的一年多时间里，在头版、甚至头版头条先后发表了多篇报告文学，其中有我的两篇，李春雷一篇、还有一篇是年轻作者王平写的。事实上，《光明日报》在10年前的2004年7月26日在头版和二版发表过我的另一篇名为《永远的红树林》的报告文学。11年前的“非典”期间，上海的《文汇报》也曾有过非常寻常的壮举，连续用8个整版发表了当时我写的报告文学《北京保卫战》。在近两届的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中每一次都有超过2/3的获奖图书是报告文学作品，更可喜的是在上一届的“五个一工程”奖获奖的十几部电影中有1/3的电影也是根据报告文学作品改编而成的。这些事实，都很好地说明了报告文学不仅没有死亡和边缘化，恰恰充满了无限的生机和活力。

近些年，总有一些人在说非虚构写作将替代报告文学。在我看来，作为丰富和充实报告文学创作的一个写作现象，我们对非虚构写作将给予更多的关注、支持和包容。我们中国的文学家，对西方写作者的那种灵活、自由和开放式的写作经验，从不拒绝。但是必须指出的是，中国有中国的传统与习惯，中国有中国的文体之美和集成与积累的成功经验。中国自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由瞿秋白、夏衍和新中国成立之后的魏巍、包括巴金、丁玲等尤其是徐迟先生为代表的老一代作家们，他们继承司马迁《史记》这种优秀纪实作品的创作经验和中国人对历史真实的严谨治学态度，同时又吸收和发扬了世界现代报告文学奠基人基希先生的创作特点，形成了中国自己的报告文学。这就是：将时代性、新闻性、现实性、批判性和文学性融为一体。早已被广大读者所接受和喜爱的一个充满生机活力，并有自己独立文体要求的文学种类。今天的中国，整个社会都呈现在开放和进步之中，我们的报告文学，也在接受和吸纳所有新鲜的空气，包括非虚构在内的诸如个人化写作、心灵史叙述、口述回忆录、传记创作、自由度非常大的纪实散文等等写实类作品，以及新的写作经验，都将为丰富和发展报告文学文体提供有益的养分和宽阔的空间。

面对一个全新的飞速发展的时代，在纪念徐迟先生诞辰100周年的时刻，作为一名报告文学作家和现任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我愿意与所有同行们，誓志将徐迟先生开创的中国新时代报告文学的文体和他所倡导的文学价值观、文艺观及其文学精神继承与发扬下去，努力实现中国报告文学创作的新纪元，满足时代和人民对我们的要求和期待。

徐迟先生因一篇《哥德巴赫猜想》而名满天下。

我却因徐迟先生而初识江南名镇——南浔。

民谣唱道：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此话不虚矣！

南浔隶属于浙江省湖州市，地处杭嘉湖平原中部，南连嘉兴，北濒太湖，镶嵌在京杭大运河畔，沟通长江、太湖水系，湖漾密布沃野连绵，绿水潺潺，乃富庶殷实之邦。古往今来，南浔盛产驰名天下的辑里湖丝，兼营技艺冠甲文房四宝的善琏湖笔，以及“朝如轻丝、薄似蝉羽”的双林绫绢等传统名特产品。自明清以降，经济繁荣鼎盛，巨贾富商甚众，素有“丝绸之府”、“鱼米之乡”、“文化之帮”之美誉。民间谚语：“湖州一个城，不及南浔半个镇”——堪称遗落在人间天堂的一颗璀璨明珠。

记得是新千年开局之际，新世纪新气象，福建龙岩乡贤黄坤明领衔主政湖州，黄市长一贯重视文化建设。斯时，我、周明、傅溪鹏、李炳银等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几个同人，便相邀赴湖州见黄坤明市长，一拍即合，相谈甚欢，遂决定由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与浙江省湖州市人民政府联袂，创立继以茅盾、鲁迅、冰心、冯牧等著名作家命名的全国性文学评奖之后的又一奖项——“徐迟报告文学奖”。翌年，在南浔举办的首届颁奖典礼上，为纪念徐迟这位忠诚于祖国、人民和文学事业的诗人、报告文学大家，促进他所钟爱、也是广大读者所喜爱的报告文学事业的光大繁荣，专门增设了一个奖项，授予已故徐迟先生“中国报告文学特别贡献奖”。

徐迟报告文学奖自创立以来，高扬旗帜，携手同道，代言时代，已连续精心组织了5届颁奖活动，共评选出61部（篇）优秀报告文学作品，为推动和繁荣报告文学创作、奖掖报告文学作家作出了无可替代的重要贡献。

今年，欣逢徐迟先生100周年华诞，为缅怀先生不朽业绩、传承先生文学精神，中国作家协会何建明副主席亲率周明、李炳银、徐刚、傅溪鹏、陈启文、杨守松、袁敏、徐剑、夏坚德、王伟华、王成章、夏舟莉等一众作家、艺术家，又一次踏足南浔，寻觅先生踪迹，浮想先生英姿，感叹人间造化，妙笔锦绣文章，不亦乐乎哉！

更令作家、艺术家们击节叫好、叹为观止的，乃一方水土，一个古镇，民间藏书独步华夏，文化底蕴绵远深厚，欧陆情调韵动中外，中西合璧古风辉映。早在明代，南浔镇就有“九里三阁老，十里两尚书”之说。仅宋、明、清三朝，进士及第42人。近现代南浔名人群体崛起现象蔚成时尚，如辛亥革命先驱张静江、体育家徐一冰、杭州西泠印社发起人之一的文物鉴赏家张石铭、中国导弹驱逐舰之父潘镜芙、中国航天之父屠守锷、新中国飞机设计第一人徐舜寿、北京大学校长张龙翔、“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中山大学”首任校长和“中央大学”首任校长张乃燕，以及著名作家、诗人徐迟，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著名经济学家桂世镛，原科学技术部部长朱丽兰等。南浔古已有开明、开放、开拓的独特人文精神，与此一脉相承充满创造活力的当代变革风范，奇妙地拼接成了今日南浔之美丽图画。

大美南浔，如此让人流连忘返，全部实录进了这本精致的小册子：温润的土地，滋养瑰丽的文化之树，摇曳婆娑的风景，装点诗意盎然的江南记忆……捧读这《水晶晶的徐迟南浔》，掩卷思之：古人云开卷有益，真言也！

难忘徐迟

□周 明

说，听说过，但是不了解。我说，不要紧，来了以后咱们再商量，我们陪你去采访。他便说，那就试试看吧。放下电话后我分析他为什么说“试试看”呢？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他觉得数学这门学科他不熟悉更不懂；二是听说陈景润是个“科学怪人”，尽管他对“哥德巴赫猜想”有贡献，成就了不起，但这样的“怪人”容易接触吗？采访会顺利吗？因此有些犹豫不定。

过了几天，徐迟便从扬子江畔风尘仆仆地到了北京。10年了，不曾见面的老朋友听说他来写陈景润的报告文学，有的为他高兴，有的替他担心，因为人们说，这是一个有争议的是非之人！徐迟的姐夫——时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伍修权将军坚定支持他，说：陈氏定理了不起啊，应该写！

开始我打电话给科学院联系时，接电话的同志听说邀请作家写陈景润，感到很惊讶，委婉地劝我们写写科学院那些又红又专的科学家。后来得到院领导方毅同志支持和同意。1977年秋天，我陪同徐迟进入北京西郊中关村的中科院数学研究所。接待我们的是数学所党支部书记李尚杰。他是一名转业军人干部，对陈景润很关心，也很爱护，给我们讲陈景润那时都是“小陈小陈”的，感觉非常亲切。在办公室里，他给我们讲述了陈景润如何埋头论证“哥德巴赫猜想”的事迹，并且强调说“小陈”人本质挺好的，社会上传言说他有这样那样的怪毛病，主要是由于陈景润自身的封闭和传闻，才引起大家对他的误解。随后他拿出陈景润的论文和公开发表的学术成果让我们看。看着看着，徐迟紧皱着眉头说：“哎呀，周明，你看这些稀奇古怪的方程式，我们怎么弄得懂啊？”

过了一会儿，李尚杰回来了，后面还跟着一个人，个头儿不高，身着一套普通旧蓝制服，一张娃娃脸红扑扑的，显得很年轻。李尚杰介绍说这就是陈景润，我们大吃一惊，根本没有想到这么快就见到了陈景润。李尚杰又向陈景润说明了我们的身份和来意。我又特意向他介绍说，我们特约作家徐迟同志来采访你如何攻克“哥德巴赫猜想”难关，攀登科学高峰的事迹，然后写一篇报告文学，准备发表在《人民文学》上。他显得很激动，紧紧握住徐迟的手说：“徐迟，噢，你是诗人，我中学时

就读过你的诗。”而且紧接着急促地对我们说不要写他，还是写工农兵，写老前辈科学家吧！写写敬爱的华主席，敬爱的邓副主席、敬爱的叶副主席等等，他的话语像连珠炮一样，用的都是当时报纸使用的语言。徐迟笑了，对他说：“我们来是看看你，不是写你，我是来写科学界的，来写‘四个现代化’的，你放心好了。”陈景润接着真诚地说：“那好，那好，我一定给你提供材料。”这一番对话，让我们很快拉近了距离。徐迟问我“哥德巴赫猜想”攻关最近进展情况如何？他说现在到了最后关头，但也正是难度最大的阶段，不过，看到叶剑英元帅最近发表的《攻关》诗后，他很受鼓舞。

在这次交谈中，陈景润还给我们详细地讲述了他在“文革”中被残酷批斗的惨状，以及他如何施计躲避参加斗争的他的老师华罗庚教授的情形。听着他的讲述，我们不时感动着，徐迟突然激动地俯耳对我说：“周明，他多可爱，我爱上他了！就写他了。”我当时一听非常高兴，觉得这篇作品有希望了。

当天我安排徐迟住进中关村科学院招待所后，立即返回城里，直奔东总布胡同主编张光年（光未然）家，当面向他汇报了当日采访的情况。光年同志饶有兴趣地听着，还不时提问。听我汇报完后，他显得有些激动，斩钉截铁地说，“文革”把知识分子打成“臭老九”，不得翻身！现在党中央提出搞“四个现代化”，这就需要依靠知识分子！陈景润如此刻苦钻研科学，突破了“哥德巴赫猜想”摘下了数学王国的皇冠，这是很了不起的！这样的知识分子为什么不可以进入文学画廊？他让我转告徐迟，思想要解放，作品一定要创新，不要怕尖锐，怕的是不准确。如果作者把握的不准确，读者就不会心服口服，如果把握的准确，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就不需要怕尖锐。我现在还依稀记得他最后动情地说，就写陈景润！不要动摇！不管社会上对他的种种议论，也不要担心作品写出来会惹麻烦，我们就是要对知识分子正名，重塑他们的形象。他说，我相信徐迟一定会写出一篇精彩的报告文学，如果顺利，就在明年一月号的《人民文学》上发表。正是张光年果断地拍板，促成了《哥德巴赫猜想》的问世。

返回中关村后，我向徐迟转达了张光年同志的看法和意见，徐迟很高兴，说那咱们就往下采访吧。他把日程安排得很满，每天要访问好多人，要和陈景润谈，也要访问陈景

润的老师、同事和有关的人。有说小陈好的，也有贬抑他的，徐迟说正反面意见都要听，才能对一个人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

在采访的那段时间里，徐迟基本上和陈景润一块儿吃饭、一起聊天，还去了陈景润经常出入的图书馆，专门看了陈景润在“文革”中被毒打而滚下楼的那个楼梯。以及那个神秘的演算课题的6平方米的房间，很快，他和陈景润成了知心朋友。为了更好地了解陈景润，徐迟还买了一本马克思的《数学手稿》，还先后阅读了《中国古代数学史》，华罗庚的名著《堆垒素数论》《数论导引》等，读不懂，他就向所里的数学家请教。有一天，我看他硬着头皮翻看陈景润的学术论文，我笑问他好懂吗？他无奈地摇摇头说的确不好懂，但是要写这个人必须对他的学术成就有所了解。他还说，对于数学，我不可能都懂，但对数学家本人总可以慢慢“读”懂。经过深入采访、深刻思考、反复修改后，不到一个月时间，徐迟便拿出了初稿。

在初稿中，徐迟用无数生动的事实把在现实生活中被人们误解的一个“畸形人”“科学怪人”还原成了一个正常人、一个真实的人。经过听取数学所领导和几位数学家以及编辑部的意见后，徐迟又做了认真的修改。

1978年1月，《人民文学》在新年第一期以醒目的标题隆重推出了《哥德巴赫猜想》，随后迅速在科学界和读者中引起强烈的反响，《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都予以转载并分别加了编者按。紧接着，几乎全国大小报纸和电台、都转载和连播了这篇报告文学，一时间几乎家喻户晓，尤其是文章的第六节，是在中央对于彻底否定“文革”的决议尚未做出的情况下，徐迟实际上已经对十年动乱的“文革”进行批判，这是十分难得可贵的。就在那几年，刘心武的《班主任》和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发表之后，《人民文学》的发行量曾猛增到100多万份，居全国文学类刊物之首。这一期刊物出版时，我正陪同徐迟在遥远的云南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里奔波，采访重病中的著名植物学家蔡希陶。这就是后来徐迟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报告文学《生命之树常绿》。

1978年3月18日，陈景润和6000多名重新回到工作岗位的科学家一起到人民大会堂出席全国科学大会，摘掉了“白专”帽子的陈景润还被请到台上作典型发言，又作为科学家代表受到党中央领导接见，在接见时他和邓小平同志握手的照片刊登在各大报刊上以后，这些质疑声才逐渐偃旗息鼓。

《哥德巴赫猜想》的发表，给文学界带来一股新风，也为推动思想解放大潮产生了积极作用。同时带动了一批热爱和有志于从事报告文学写作的中青年作家走向报告文学行列，形成一支报告文学劲旅，推动了报告文学的繁荣与发展，涌现出一批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与作品，迎来报告文学创作的新高潮。正如张光年同志当年所说：新时期的报告文学由附庸而变得蔚为大观。

今天，我们纪念徐迟，难忘徐迟。斯人虽去，著作永存。

纪念徐迟诞辰100周年

走进徐迟故里：南浔

□张胜友